



花開四季



花開四季 (版畫) 陳海燕

我選擇

藝苑

我選擇，以花卉作品的名字來表達在生活中對不同季節的觀望。在家庭中有限的保籠中養花，天天澆水天天看它。小小的花盆裡，常常是長着茂盛的綠葉和小花一朵朵，我喜愛採集不同的花和樹葉做成標本，一晃已有三十年，我把這些熟悉的花花草草做成版畫再通過手繪上顏色，用它來表現那淡然如花的人生，「花紅不爭春，春色自明；花開不引蝶，彩蝶自來」的四季。一花一世界，四季的花開是我的世界。作品以二十四個節氣為主題，展現不同季節的花開，花開無語，花是大地對天空開出的語言，語言是存在的家，一朵花的盛開就是無聲的詩，我把這無聲的詩用黑白版畫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，讓那華麗的顏色如同天空的彩虹，五彩斑斕。花的綻放，猶如人生，悄然無聲卻優雅自若，我想這就是一朵花的使命，用生命書寫它的美，而我的使命是發現生命的美，並把它記錄下來，每朵花都有不同的美，散發着不同的芳香，如同四季給予你無限的生機，花開四季，讓每一個熱愛自然的人心中都有一朵美麗的花。

陳海燕

除了自然界的花卉，多年來，我着力表現的另一題材是夢幻世界。這是我對藝術追求的另一種選擇。畢竟，在現實中，人的選擇方式始終有限，但在藝術世界，尤其在那些由夢幻鑄就的無限選擇中，可以任由自我馳騁、放達。夢幻真美，既華麗又悠長，它不僅是我創作的源泉，也是我日常缺憾的彌補，而我有幸成為憑藉木刻刀記錄夢境的藝術家。作為畫夢者，我糾結和享有這些夢，無數次為夢的存在而感恩，也為夢的失去而焦慮。當有一天，我成功捕捉住夢境，並在畫面表現出夢中真切時，我興奮得幾乎窒息。《夢·2005年7月7日馬與玫瑰》便是我這一窒息的記錄。那匹兀然出現的駿馬，注定是要將蛻變的絳紅色馱上身，我不知牠奔向我，抑或我撲向他？我只選擇表現，解讀並非我能主宰。

幸福游移不定

人生

我的《幸福是游移不定的》出版之後，總有讀者問我：為什麼起這樣一個名字，我筆下的幸福又是什麼？我說：真正的幸福，是我們從沒有放棄過追求幸福，從沒有懷疑過幸福在前方，我們永遠在奔赴幸福生活的路上。幸福就隱藏在我們的在意與不在意之間，不管我們的眼睛是多麼煙雨迷茫，只要我們在意身邊的呵護與溫暖，只要我們不在意那些生活中的煩惱與糾纏，每一個明朗的日子，都足以讓我們幸福無邊。並不是攥緊拳頭就能留住過往的歲月，也不是踮起腳尖就能夠看到未來的風景。不論什麼力量，都挽回不回似水的流年；不論你用什麼技巧，也望不穿如煙的塵世。唯一要做的，是原諒已經過去的那些破滅，那些遺憾，那些悲傷，以一顆

魯先聖

何為「大丈夫」？

孟子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恰相反。他對一個人能不能稱得上是「大丈夫」提出了自己的衡量標準，這就是要看他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——「禮」上，是不是走在天下最光明的「道」上，是不是走在天下最廣闊的「義」上，是不是走在天下最光榮的「仁」上。孟子說：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與民同樂，不得志獨善其身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

公孫衍、張儀等在內的「縱橫家」們來說，根本無所謂原則和立場，為了個人的顯赫揚名、飛黃騰達，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、更高的地位、更多的物質、更多的享受，他們可以不要原則。所以，他們朝秦暮楚，事無定主，反覆無常，無所不可。至於他們為其「事主」所出的主意，對百姓來說，是禍是福，對社會的發展來講是助還是阻礙，那都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之中，卻是把對人的關愛，社稷的安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。至少就這一點來說，儒家與縱橫家相比，更值得人們尊重一些。

中國人習慣與以成敗論英雄。按照這樣的思維，那麼，中國人就不能不承認公孫衍、張儀乃至蘇秦等人委實是「大丈夫」。然而，如果我們能夠跳出這樣的思維，那麼，可能得出的結論或許恰相反：一個眼睛裡只有個人的利益，甚至為此可以喪失最為基本的道德、原則和立場，損害他人的利益，值得欣賞嗎？這樣的人能夠說是大丈夫嗎？

過去幾千年，我們中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無數政治強人，他們可能影響了一個時代，然而，這些強人，都能稱得上是「大丈夫」嗎？在今天這個屬於市場經濟的時代，我們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則湧現了無數可以在市場上呼風喚雨的「財富英雄」。這些財富英雄，固然有靠勞動和智慧積累起巨大的財富的，但這其中是不是也有一定比例的人，走的是一官兩任、或者「假富真窮」等不合法路徑的？對於這些眼中只有金錢而沒有道德、沒有原則、在濫奪了我們的法律的同時，也損害了國家與公眾的利益之「財富英雄」，我們能夠把他們納入「大丈夫」之列嗎？這同樣是一個頗為值得我們深味的問題。

胡志明來中國避壽

李家忠



今年五月十九日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一百二十五周年誕辰。胡志明主席生於一九〇〇年，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逝世，享年七十九歲。他沒有妻室子女，沒有個人財產，在長達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祖國和人民，贏得了廣大幹部群衆的衷心愛戴，在國內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。為此，每年五月十九日胡主席生日前後，越南領導人都要通過各種形式為他祝壽，而胡主席則不贊成這樣做。一九六五年五月，他曾對前來為他祝壽的越南領導人說：「我感謝大家有這份心意。但在我們全民正艱苦抗戰、各項工作都十分緊張的時候，卻來為一個人組織這樣的祝壽活動，是不應該的。」為此他曾多次在生日前後到中國避壽，這裡講述的是其中一次的故事。

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清晨，胡主席秘密離開河內，前來中國避壽、度假。身為國家主席，但出國的行李只有一個小手提箱。胡主席本人則仍穿着那套熟悉的棕色絲綢衣褲，外面加上一件卡嘰布中山裝。經過近三個小時的飛行，專機抵達廣州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，胡主席就曾化名阮愛國在這種從事革命活動，這次來到廣州就像回到家裡一樣。在短短的一天中，廣東省委請胡主席在白雲山療養院下榻，為他舉行了歡迎宴會，還安排了一場小型的文藝演出，參加表演的有著名的粵劇演員紅線女。

五月十六日上午，胡主席離開廣州前往長沙，同正在長沙的毛主席見面。當天中午，毛主席為胡主席舉行家宴，兩位領袖就越南的抗美鬥爭問題進行了深入交談。下午，湖南省委請胡主席到避暑勝地白鶴泉遊覽。當地群衆認出胡主席後，都圍了上來。胡主席用流利的中文同大家親切交談，介紹越南的抗美鬥爭，並逐一解答人們提出的問題，就像在國內一樣，氣氛極為熱烈、融洽。

五月十七日上午，胡主席離開長沙飛往北京。中國領導人劉少奇、周恩來、朱德、鄧小平等親自到專機舷梯前迎接，並請胡志明在西郊玉泉山賓館下榻。下午，朱德夫婦和陳毅夫婦陪同胡主席散步。接着，

劉少奇、周恩來、鄧小平和胡主席舉行會談。晚飯後請胡主席觀看電影。

第二天吃早餐時，胡主席看見賓館的人員跑來跑去，像是在忙碌什麼重要的事情，便讓隨同前來的秘書武期去了解情況。武期秘書報告說，是在準備為胡主席過生日。這時，胡主席便將賓館負責人請來說：「我在這個時候到中國來，就是為了躲避國內的祝壽。因此，我請你們也不要安排為我祝壽。」接着，葉劍英前來陪同胡主席去參觀中國的兵器展覽。這時，胡主席再次提出，希望不要為他安排祝壽。葉劍英表示，中國同志很理解胡主席的心意，不會組織什麼祝壽活動。

但周總理卻巧妙地為胡主席在北京期間的日程作了極為精心和細緻、周到的安排。

中午十一時，胡主席步入餐廳就餐時，只見裡面坐着許多熟悉的女士。大家看見胡主席，馬上起立，熱烈鼓掌。其中有毛主席的夫人江青、劉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、周恩來總理夫人鄧穎超、李富春副總理的夫人蔡暢、陳毅副總理的夫人張茜等。而且每位夫人都帶來一、兩個孩子，使這次聚會更增添了家庭氣氛。在整個午餐期間，沒有人提到祝壽的事，沒有人致歡迎辭，也沒有獻花。但每張餐桌上都按照中國的風俗、習慣，擺有壽桃、壽麵。人們歡聲笑語，氣氛十分親切、真摯。特別是孩子們的到來使胡主席格外高興。胡主席走到每張桌前，同女主人握手，同許多人開懷暢談，度過了一個愉快而有意義的中午。

晚上，中方又安排了一場宴會，出席的全體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夫人，談話中也沒有人提及胡主席的生日。飯後還有一場文藝晚會，主持人說這是為了慶祝越南南方人民抗美鬥爭的勝利。其中，反映越南南方抗美鬥爭的歌舞劇《椰林怒火》深深打動了現場的所有觀眾。演員們身穿越南南方婦女的衣服，頭戴越南南方婦女的圍巾，感情十分投入。胡主席兩次用手帕擦拭眼淚。演出結束時，胡主席走上舞台，向演員們獻花，同大家親切握手。

五月十九日，即胡主席生日的當天，越南《人民報》和《人民軍報》都在頭版套紅刊登了胡主席的照片。同日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、劉少奇、朱德、周恩來聯名致電，祝賀胡主席七十五歲壽辰。賀電稱頌胡主席是「越南勞動黨的創始者和久經考驗的領袖、



湖邊

(攝影) 楊芳菲

全新的心靈過好現在，把握當下，那麼，今天的步履不僅僅會成為明天的風景，更會溫暖過去的故事。

不要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，唯一能幫助你成功的，只有你自己，你寄希望於別人的越多，失望就會越大，最終會變成一座奢望的巨石，把你的信念與未來徹底壓垮。

在熙熙攘攘的塵世間，我們能否默默堅守着自己的信念、率真與善良，不讓自己最初的理想背井離鄉？

有信仰的人，不論遭遇多少磨難，人生依然五光十色。因為他堅信，只要自己意志不倒，就一定會到達夢想所在的遠方。春風幾度來，只為換流年。最讓人疲憊的，不是路途的遙遠與坎坷，是心傷。把陽光寫在臉上，心往哪裡放，哪裡就有力量。

如果我們的心中始終聳立着信念的旗幟，我們就一定能實現夢想。因為只要有信念在，即使身處逆境，也會揚起前進的風帆；即便遭遇厄運

，也能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；不論遇到多麼巨大的不幸，也會保持崇高不屈的心靈。

沒有誰許我們一世的春暖花開。

事情只要沒有到最後，就一定不是最好的結果。人生禁不住時光的打磨，一切最終都會歸於平靜與沉默。不論在一起有多麼熱烈，轉身之間，也許就是永別。

時間會沖淡所有那些生活的無可奈何，會稀釋所有那些刻骨銘心的傷痕，一切的得意也會煙消雲散。

守候在命運的旅途上，有了放下的心境，有了拾級而上、閒庭信步的從容，打開雙手，世界就在你的手中。

奴役我們的，讓我們痛苦的，並不是功名利祿，而是我們對功名利祿的渴望與迷戀太深。那些讓我們煩惱的，並不是生活中的不如意，而是我們對於生活和他人的期望太高。

放下了你那顆躁動的心，你的世界，雲淡風輕。

魯迅的輕性論文

顧農



「輕性論文」這個提法出於魯迅本人，他自己的這一類文章就編在有關的雜文集裡。

所謂「輕性論文」是相對於學院派論文（或時下之所謂西式規範論文）而言的，魯迅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杜衡的信中說：「輕性的論文實在比做引經據典的論文難，我於評論素無修養，又因病而被醫生禁多看書者已半年，實在怕敢動筆。」

學院派論文是非要引經據典不可的，有些甚至全靠各路引文支撐着，文字一般比較板重，從中可以見學問，而較少或很難見到作者的個性。魯迅也寫過這樣的論文，如《〈嵇康集〉考》等等。但他更多地是寫輕性論文：不大引經據典，引文雖然免不了會有一點，但很有控制，不設邊註，夾註也不多，新意則多而且且有舉重若輕之妙。輕性論文一般來說篇幅不長，當然這是相對於學院派論文而言的，如果同雜感、隨筆相比，那總還是要略為長一點。

魯迅的「輕性論文」對所論的問題有深刻的觀察和透徹的把握，全局在胸，思維活躍，分析和評論都有相當的意思，又比較講究文采和意趣，文字靈動，可讀性非常好。例如他論文學問題的《「硬譯」與「文學的階級性」》、《論諷刺》，論文學史問題的《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》、《破〈唐人說書〉》、《關於〈唐三藏取經詩話〉的版本》等等，就都是如此。

在魯迅筆下，「雜文」是一個集合性的概念，指編年體文集集中的各種文章，不管其文體如何，夾雜地編在一起，這個意義上的「雜文」並非文體的一種，也不能用來指某一篇具體的作品。魯迅的雜文集裡比較常見的有三類文章：一、雜感，最多，也往往徑稱為「雜文」——這是狹義的「雜文」；二、隨筆，三、輕性論文。魯迅的有些雜文集裡沒有輕性論文，他往往稱為雜感集。例如他的《三閑集·序言》寫道：「我的第四本雜感《而已集》的出版，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。去年春天，就有朋友催促我編此後的雜感。」《三閑集》以前的四本雜感集是：《熱風》、《華蓋集》、《華蓋集續編》和《而已集》。《墳》則不在此列，魯迅在提到這本集子時，自稱其中是「論文和隨筆」（《三閑集·魯迅譯著書目》）；他又說《二心集》中也有論文——這些就是所謂「輕性論文」。《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》一文收在《墳》一書裡，《關於〈唐三藏取經詩話〉的版本》則在《二心集》中。

學院派論文當然是重要的，學者也應當寫這樣的論文；而寫輕性論文同樣要有學問，要多看書，而且必須義理、考據、辭章全都在行，其中的考證決不能是迂夫子式的純述證，而往往多作點到即止的辯證，這才容易引人入勝。魯迅寫過不少輕性論文，他的成功經驗很值得我們好好學習。

魯迅又寫過不少學術隨筆，可讀性就更好一些。所謂隨筆，一方面來源於中國古代的筆記，另一方面更多受英國的Essay的影響。魯迅的隨筆大抵以議論為多，富有學術內涵，寫法雍容，在侃侃而談中讓讀者增長知識，提高認識，得到啓發、教益和愉悅。魯迅晚年尤喜作讀史隨筆，對史事作意味深長的分析和評議，行文委婉老練，無學究氣，亦無火氣，談言微中，令人想起眼前的現實，像《且介亭雜文》中的《儒術》、《隔膜》、《買〈小學大全〉記》等篇就都是。隨筆和輕性論文在魯迅晚年的文章比重有所增加，表明他能夠與時俱進，為文之道更上層樓；同時大約也與其時文網日密，發表不易頗有關係。魯迅感嘆說：「要做得含蓄，又要不十分無聊，這正如帶了鎊鈔的進軍」（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致蕭軍）；在這種情況下，峭拔犀利的雜感遠不如從容舒緩的隨筆、輕性論文更便於發表。

嚴陽

文化

何為大丈夫？假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，我以為可能的回答絕不止一個。這是因為什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是「大丈夫」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——從衡量標準到最後的答案。

戰國時人稱景季，研究和推銷縱橫之術的魏國人景春，有一次對孟子說：公孫衍、張儀難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嗎？他們一旦發怒，諸侯們都會害怕；安靜下來，天下就會平安無事。孟子的回答是：他們這樣的術人未必能夠稱得上大丈夫。所謂大丈夫，應該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裡，站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上，走在天下最光明的道路上，得志的時候，便與老百姓一同前進；不得志的時候，便獨自堅持自己的原則，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。

在景子眼中，公孫衍、張儀就是大丈夫。也可以說景子衡量大丈夫的標準是，此君是不是具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，對身邊的人是不是具有莫大的影響。拿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的話，這兩位當然當仁不讓：公孫衍曾經在秦國任職大良造，又曾佩五國相印；至於張儀人們更加熟悉：此君乃是曾經游說六國連橫去服從秦國的大政客，秦惠王時擔任丞相。然而，這些人是不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，是時擔任丞相。然而，這些人是不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，是時擔任丞相。然而，這些人是不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，是時擔任丞相。

